

改写莎士比亚，用文学致敬文学

1616年4月23日，威廉·莎士比亚在他52岁生日去世，安葬于三一教堂。人们用了400多年的时间，以再版、改编、戏剧、影视、朗诵等千万种形式纪念他。然而，从没有人想过，要用重写莎士比亚故事的方式，向这位大师致敬。

于是，英国霍加斯出版社（企鹅兰登集团旗下著名文学出版社，由弗吉尼亚·伍尔芙创建）想到了这么一个“疯狂的主意”——联手全球顶级小说家，开启改写莎士比亚经典剧作的计划，为读者搭建“纸上舞台”，以现代时空、全新观点、小说形式，重新演绎莎翁的隽永故事。

参加该计划的有“加拿大文学女王”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（将《暴风雨》改写为《女巫的子孙》）、英国天才女作家珍妮特·温特森（将《冬天的故事》改写成《时间之间》）、英国作家霍华德·雅各布森（将《威尼斯商人》改写成《夏洛克是我的名字》）、美国作家安·泰勒（将《驯悍记》改写成《凯特的选择》）。

该计划将改写莎翁的8部作品，目前4本已经译出，并由未读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与中国读者见面。这些改写是否成功？对我们了解莎翁有怎样的帮助？

重写莎士比亚不是新鲜事

早在1807年，英国著名散文家查尔斯·兰姆和他的姐姐玛丽·兰姆就曾合写过一本《莎士比亚故事集》，就是改写自莎士比亚原著，旨在以更通俗的形式让年轻的读者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。这部作品现在已成为全世界莎士比亚经典入门读物。

这套“霍加斯·莎士比亚

系列”并非简单的文字改写，而是以作家擅长的角度和写作风格，将莎翁原著移植到当代社会背景之下，让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。即使读者不熟悉原著内容，把它们作为全新的作品来阅读，同样会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
该系列另一亮点便是作

家阵容，首批参与项目的8位作家均享誉世界文坛。比如霍华德·雅各布森曾获得布克奖，被誉为“犹太裔的简·奥斯丁”；安·泰勒是普利策奖得主；尤·奈斯博（改写《麦克白》）则是挪威史上最畅销的作家；吉莉安·弗琳（改写《哈姆雷特》）则跻身美国最畅销作家之列。



宽恕能抹平一切创伤

“温特森不仅仅是改写了个故事——她还将自己细致入微的心理感受填充进了这个故事中。观察温特森如何解决原剧本的问题固然有趣，但这本书真正的力量在于，她在时而朴实时而诗意的语言风格之间自由切换，并用任何她想用的元素（天使、游戏、劫车等）来阐述故事的能力。她让一个旧故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。”这是媒体对“霍加斯·莎士比亚系列”推出的第一本书《时间之间》（珍妮特·温特森著）给予的评价。

为了保证质量，从“霍加斯计划”公布，到第一本书出

版，竟然用去28个月。

珍妮特·温特森的小说进行了重新构思：刚出生的帕蒂塔被遗弃在医院的“婴儿岛”里。她是被亲生父亲列奥以“送回她亲生父亲那里”的名义带离父母身边的，但一场意外的发生使她从未抵达。帕蒂塔成了列奥狂热嫉妒的牺牲品，嫉妒的对象是他最爱的两个人——竭力要全身心占有的挚爱、有孕在身的妻子咪咪，和他少年时的恋人、终生的朋友赛诺。他觉得咪咪和赛诺有染。对帕蒂塔的人生来说，时空就此错位。从出生至18岁，从伦敦到新波西米亚。

她更是从未想过，被时空裂隙吞没的自己，是一切救赎的希望所系……

但在主题上，珍妮特·温特森与莎士比亚的原著高度契合，即“宽恕”。在她看来，莎士比亚到晚年时才对“宽恕”感兴趣。莎士比亚在写《奥赛罗》的时候，其实对家庭幸福、伦理观以及对宽恕还没有这样深刻的理解。是不是莎士比亚到晚年才意识到宽恕是一种解决方式——爱、宽恕能够抹平之前的伤害，所以晚年写《冬天的故事》的时候，哪怕不合逻辑，但还是给出“希望”——希望把伤痛都抹平。

给莎翁加点人间烟火

安·泰勒讨厌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部。其中最讨厌的《驯悍记》莫属。于是，她决定重讲它。于是《凯特的选择》诞生，安·泰勒的第21部小说。在这本改写自莎翁喜剧的小说中，所谓悍妇变身为现代社会的大龄剩女，29岁，名叫凯特。

“《驯悍记》真是太疯狂了。剧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夸张、诡异，以至于让人猜测他们的所作所为背后都另有隐情……所以，我的改写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故事。”安·泰勒说。

新《驯悍记》中的悍妇凯特，因为课堂上指正教授错误被退学，之后又因为照顾年幼的妹妹、智商高情商低的父亲而搁浅于生活琐碎、家务日常。辍学之后，原本的梦想、愿景全部戛然而止，无奈听从家人安排，在一家幼儿园当助理，每天不满于熊家长的自负傲慢和老师的圆滑挑剔，却无可奈何。

在小说的开篇，她的父亲，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，恳求她嫁给他的助理，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避免他因签证过期而被遣送回国。他的私心在于，一旦助理离开，仅有他和助理二人的实验室就会被学校取缔，因此，他才不惜利用女儿的婚姻大事。

这个情节的设置基本与原著吻合：女儿作为父亲计划的一部分，实现目的的工具，以此来让其他角色夸张配合，以示幽默。（《驯悍记》是莎翁的一部幽默喜剧。）

“莎士比亚原著中的凯瑟丽娜表演夸张而疯狂，”泰勒表示：“从见到彼特鲁乔的一刻起，她就兴奋地失去理智，并开始强壮声势。但是，彼特鲁乔远没有优秀到让凯特为爱痴狂。我想也一定有人跟我一样，认为凯瑟丽娜完全不是悍妇。”

事实上，泰勒笔下的凯特仅仅是一个聪慧的年轻女子。别人眼中的“悍”于她自己其实只是不想取悦每个人罢了。

陈辉/文

用莎士比亚的眼光反转莎士比亚

《夏洛克是我的名字》则对莎士比亚的原作进行了反转。霍华德·雅各布森完全颠覆了夏洛克传统的吝啬、残忍、冷酷的形象。

在小说中，西蒙·斯特鲁洛维奇是一位犹太裔艺术品经销商，富有却吝啬，众叛亲离。在祭拜母亲的墓园中偶遇夏洛克，并将其请回家中做客。之后像是触发了什么按钮般，斯特鲁洛维奇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。

夏洛克理智旁观斯特鲁洛维奇的困窘不断发酵至爆发顶点，像魔鬼又像神明，当他说“你先看见了残

酷本身，然后给它安了一张犹太人的面孔”时，众人以财富、名望，以爱之名的伪装瞬间崩坏……

现代背景下，霍华德·雅各布森用俯瞰的视角，挑衅的文字，以及极具思辨性的内心独白，解构斯特鲁洛维奇扮演不同人生角色时的多个侧面，以此回应莎士比亚：“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，世人却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。”（《威尼斯商人》中的台词）

书中很多细节体现出对原著的致敬，最明显的是故事中的人物，几乎都能找到对

应，并且在原有形象上做了提升。其次是散布于书中的莎士比亚原文句子，完美地与本书融为一体。一切桥段，如普鲁拉贝尔的父亲过世前留下3个“性格测试题”，被改写成3辆车（大众甲壳虫，宝马阿宾娜，保时捷卡莱拉）等，也来自莎翁原著。

本书被媒体赞为：“超高水准的复写，透彻而戳动人心……夏洛克在这里是一个能唤起你我同情心的角色，敏锐通透，睿智诡辩，控制欲极强……雅各布森的写法颇为精湛，擅长在讽刺和严肃之间自由切换，颇有大师风范。”

小说比学术更震撼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被认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、诗人和学者，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获奖人选，阿特伍德一直以莎士比亚为偶像，她曾说：“你最喜欢的作家是哪位”每当人们不可避免地问到这个问题时，我的回答总是“莎士比亚”。我之所以这么回答，理由很充分：

首先，那些我们所了解的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、戏剧表演、小精灵，甚至是独出心裁的粗话，很多都来源于莎士比亚。

其次，如果你的答案是一名在世的作家，那么其他

在世的作家就会不乐意，为什么是那个人而不是他们？而回答莎士比亚就免去了这样的麻烦。

第三，莎士比亚拒绝被定义，我们不仅对他的真实想法、感触和笃信之物知之甚少，他的戏剧本身也是如此令人捉摸不透，就当你以为你得其要义，想要做出定论的时候，你的那番解释又站不住脚了，于是又陷入了迷雾。或许他就是高深莫测，又或许他没有意见如一的编者，他自己又不能脱口秀里解释他的作品，真是个幸运的家伙。

对于加入“霍加斯计

划”，她的解释是：“长久以来，人们一直在重述莎士比亚，然而改编后的作品却总有几分古怪。我也改编过，效果也不尽如人意。霍加斯·莎士比亚项目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作家，我选择了《暴风雨》。这是我的第一选择，并未多加考虑……”

阿特伍德改写后的《女巫的子孙》被媒体赞为：“出人意料的精彩……这无疑是我读过的最巧妙的新莎士比亚小说”……学术及批判性分析都让位于作品所蕴含的智慧、人物性格及跌宕起伏的情节……真是别具匠心！”



安·泰勒 Michael Lionstar/摄



霍华德·雅各布森 Keke Keukelaar/摄

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Liam Sharp/摄



温特森 Mark Vessey/摄